

肖遥专栏 艺术狂人

## 人毕竟不是东西

法国著名哲学家德吕兹宣布:这个世界将被称作“福柯时代”。对于问题重重的现代文明,福柯没想过要以卵击石——用“非理性”去取代“理性”,也没打算以毒攻毒——用“理性”本身去克服“理性”。他只是摆事实讲道理地跟现代文明抬杠,为一切“非理性”、“非常态”打抱不平。

用北岛的诗来诠释福柯所质疑的现代文明——一个字:“网”。从胎儿时期未成形的人类就开始接受音乐胎教,若不是隔着肚皮,估计绘画、文字等胎教也会训练有素地跟将上来,接着,幼儿园、学校接踵而至,将矮子拉长,高个子截短,打造定制成为标准化、格式化的文明人类,出炉后编上程序,变成标配和有用的软件,组装到这个

硬件世界里去。可谓天网恢恢,疏而不漏。

据商人们说继房地产、汽车之后下一阶段的暴利行业是视频监控业。瞧,又被福柯说中了,福柯在《规训与惩罚》里说,在所有的“规训机制”里,“监视”这一环最狡猾,记不记得学校里咱考试作弊时,最抓狂的不是坐在了监考眼皮底下,而是阴险的“捕快”潜伏在咱的背后,无论监考在举头望窗外还是低头写微博咱都不摸情况,不敢轻举妄动,那会儿咱真恨不得自己变成视角可以超过三百六十度的兔子、作弊就不用瞻前顾后了。现代社会的“困兽之笼”即便没有栅栏,照样能叫人循规蹈矩,使的就是这招。所谓“自由”背后都仿佛有这样一只“看不见的眼”,当然还有

亚当·斯密所说“看不见的手”——能通向绝对自由的钱。

与隐居瓦尔登湖的梭罗不同,福柯表面上过着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,数十年埋头于图书馆和档案馆,但他自由放诞的私生活堪称云谲波诡,福柯专门突破各种界限,体验人生的“反常”、“离轨”、“变态”:写《疯癫与文明》的时候他潜伏在精神病院几近疯癫,对于现代文明的问题,福柯没有提供什么“可行性方案”,他说,既然一切社会机制的有效性都离不开“拿人不当人”,所以个人对它的配合也就在于“别拿我当人”。引用米哈伊尔大公阅兵时所说的话:“很好,只是他们还在呼吸”,美中不足的是:人毕竟不是东西。

冯磊专栏 流言冯语

## 女子害羞与刘伶醉酒

晋人刘伶,是我所知的一个可爱人物。这老兄,堪称酒痴。

老刘整天醉醺醺的,坐着鹿拉的车,身边的小僮扛着铁锹。刘先生嘱咐说:“死即埋我。”多怪诞,多潇洒。

今天的大街上,再也没人骑着梅花鹿招摇过市了。今天,即使有人骑着梅花鹿上街,最多也就是交两个罚款,然后上都市报的娱乐版而已。梅花鹿不重要,关键词是刘伶——三千年才出一个的活宝,实在少找。

刘伶是骨灰级酒鬼,戒酒就成了他们家庭的核心话题。某年某月某日,老刘终于允诺戒酒。夫人大喜,焚香请神,让老刘发誓。刘伶双膝跪倒,发誓说:“天生刘伶,以酒为名。一饮一斛,五斗解醒。妇

人之言,慎不可听。”一边说着,一边把祭神的酒肉吃喝干净了。

《晋书·刘伶传》里,有一段文字值得注意:“(刘伶)以无用罢,竟以寿终。”

这评价很有意思。“竟然体面地死在床上”,一个“竟”字,道出了几分玄机。

魏晋名士多喜坐而论道。他们批评礼教,结局多数不妙。玉树临风如嵇康者,被砍头。钟繇的儿子钟会,也因造反而不得善终。倒是喜欢喝酒的酒晕子刘伶,安然地死在了床上。

与刘伶类似的,还有阮籍。此人如在今天,保证是一个见人烦的角色。但是,阮籍“口不臧否人物”。所以,当别人陷害他的时候,当权者站出来为他说话:“阮籍的事儿,不是你们可以讨论的……”

这年头,女孩子都有些疯狂的味道了。害羞,在今天俨然已成贬义词。仿佛谁知道害羞,谁就见不得人了。有女士曾义正词严地告诉我,在美国,女孩子十六岁还是处女,就是耻辱。我也义正词严地告诉她,你说的那个国家,性开放确实是现实。但是,也有为数不少的禁欲者。

好像是弗洛伊德,称害羞是性的一种表现。我不是性学家,也懒得理会。我只是觉得,女孩子害羞是一种可爱的现象,就像鸭蛋里没有苏丹红一样合情合理。在一个疯狂的时代,找个知道害羞的女子,就像找一个纯洁的咸鸭蛋一样困难。

女子害羞与刘伶醉酒,大约是一回事。女孩子遮遮掩掩、欲拒还迎。刘伶晕晕乎乎,实为保命。结局是,“竟得寿终”。

盛可以专栏 色不是空

## 枕笔盖书

爷爷年少失怙,三十鳏居。无亲情,无朋友。平生两大嗜好,一是赌博,二是读书。赌博时一亡命之徒,押上祖屋田产,输个精光;读书时睥睨人世,俨然一阔气乡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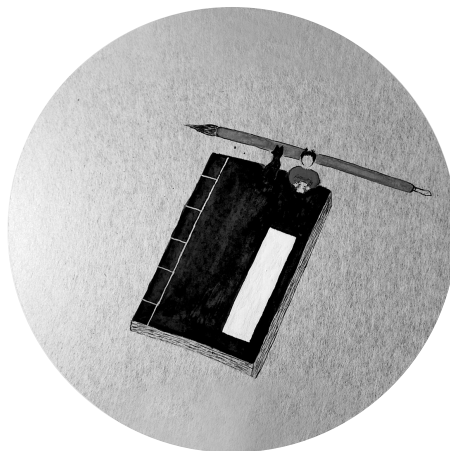
爷爷会作诗,会写毛笔字,被视作文化人,乡下红白喜事,逢年过节,都要找他写对联。我经常站桌子边看爷爷写字,他手中裁纸,嘴里吟诵,吟诵不畅从头再来,大约是在找韵脚或节奏。古人吟诗,应该就是他那样的,像哼歌,甚至像哭泣。我闻着墨香,看笔落在纸上,特别欢喜。

爷爷从不教我写字。偶尔问一句:

知道“君子好逑”的“好”字是什么意思吗?爷爷也不教我读书,我趁他不在,进他屋子翻箱倒柜,他的木箱子就是个百宝箱,里面稀里哗啦什么都有:古董、零食、牌九、翻得蓬蓬松松的武侠小说。

爷爷是个农民,不下田,不种地,荡尽家财,两手空空,孤傲冷漠面对人世与亲朋,一辈子如闲云野鹤自由自在。他曾赠联自己:名士不嫌茅舍小,英雄总是布衣多。现在一百岁,依然是有一块输一块,有一百输一百,没钱便在家自己拿两手牌,自输自赢。

爷爷大约活在武侠小说中。



武骏专栏 醋溜聊斋

## 给太子做亲子鉴定

网上流传一个段子。公交车上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对旁边的小女孩说:“谁说不能预测未来?至少我能知道以后我的孩子姓什么,可是你就杯具了,你的孩子姓什么还是未知数呢!”小女孩反唇相讥:“哼哼,那是!但是,我的孩子肯定是我的孩子,你的孩子就未必了……”

这真是男人的千年软肋啊。

父权不确定,抛开男人的面子不说,还意味着可能要替别人抚养儿子,将来还有继承问题。所以,古代皇帝采取的方法是,让内宫陪侍的男人都当不成父亲——阉了他们。这样内宫女人怀孕了,根据排除法,自然可以推导出父亲是谁了。

不过排除法也有个问题,那就是要绝对保证女人之前没有珠胎暗结。史载吕不

韦娶了一位邯郸最美的美女,让她怀了孕,后将她献给在赵国当人质的秦国王孙,邯郸美女生下一子,名叫嬴政——吕不韦成了秦始皇的爹。虽然史学家有争议,但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段无疑是存在的。春申君也曾将怀有自己孩子的女人进献给楚考烈王,后来那个孩子成了楚幽王。

电影《勇敢的心》中,华莱士英勇地反抗英王的统治,被俘牺牲。悲壮的故事却有一个意淫的结尾:王妃伊莎贝拉怀的不是王子的骨肉而是华莱士的,而这个孩子未来将成为新的英王。

正因为移花接木中外通吃,亲子鉴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。中国古代常用的方法是滴血认亲。不仅给人做,也给鬼做。《聊斋志异·土偶》中,王氏丧夫后,坚决不

改嫁,还请人按其夫马某的样子雕了个土偶。王氏的情谊感动了冥司,土偶到晚上就变成真人,与王氏恩爱如初。后来寡妇生子被告发,便有了给鬼做亲子鉴定的一幕:先把孩子放太阳底下看有无影子,果然淡如轻烟,又把孩子手指刺出血,涂在马某土偶上“立入无痕”,涂到其他土偶“一拭便去”。官府终于相信了王氏的辩解。

这种滴血认亲的方法比现在的DNA检测可简单多了。不过还有更简单的方法。据报载,英国一对黑人夫妇竟然诞下一个白肤金发的儿子。面对医护人员又惊讶又暖味的表情,男主角特施班古只看了孩子一眼,就完成了亲子鉴定。他说:“当我与孩子相视而笑的时候,我确认这就是我的孩子。”

生活惠更好



# 买家电就到

# 五星电器

价保30天  
差价全返还

# 满999元 送100元

活动详见店堂海报

